

綱目品藻

漢書門			
二	四	九	五
九	一	一	五
一	〇	一	五
一	冊	架	函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元	二
一	四
一	九
一	五
冊	架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95
冊數	11(1)
函號	297 164

297-1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刊通鑑綱目品藻序

紫陽朱夫子因司馬治鑑而作綱目寓一
王之大法存予奪之至公內夏外夷尊君
討賊是故上接夫春秋之絕筆可以羽翼
乎綱常維持乎世教而為萬世人倫風化
之龜鑑也然權輕重於一字之間決是非
於顯微之際初學讀之未易窺測賴尹起
月則友益氏為之書法王幼

學氏爲之集覽綱目之旨乃大明於天下
矣柰何簡表重大年歲久遠或數事而總
歸一斷或微細而不暇發揮學者未免有
因循猶豫之歎予於少日伏讀有年一旦
恍然如有所得遂忘其固陋竊附己意於
凡逐事之後先正之論暴白而無餘蘊者
則不敢少贅乎瞽言間有略而未備者則
效顰尹氏以敷管見誠所謂貂不足而狗
尾續耳書成藏於家塾以訓蒙士乃用一
得之愚以品其藻焉諸弟子請命名曰綱
目品藻予踧踖何可當一士避席曰先生
銳志綱目玩索有日成朱子已成之緒發
劉尹未發之旨會衆說而歸一析衆疑而
致明不啻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剪荆棘而
循大道非謂之品藻而何哉予撫卷太息
曰嗚呼綱目繼春秋而作尹氏繼胡傳而

作予之所作亦本尹氏是為發明之羽翼者也謂之品藻可乎雖然磨光刮垢固嘗有志於提綱微顯闡幽蓋亦垂情於分目予雖未敢品藻於先儒而頗品藻於後學倘因子之膚淺而漸進於發明漸進於胡傳而貫通乎春秋綱目之旨予之所作則未必無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嘉靖丙申三月朔日餘杭後學周禮謹序

新刊資治通鑑漢唐綱目經史品藻卷之一

賜進士文林郎巡按監察御史浙江寧波府石季戴景著

賜進士出身中獻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番禺劉勳校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上下不辨。則三綱倒施。民志不定。則名分錯亂。是以孔子之修春秋。必托始於平王下堂見諸侯之年。朱子之作綱目。必托始於威王命三晉為侯之歲。是皆扶三綱。正名分之深意也。夫以君臣天地之大義。名分天地之大經也。天尊地卑。則乾坤定。君尊臣卑。則名分明。下堂而見諸侯。

此何禮也。矧天子封建萬國，藩屏王室，強臣竊國，法所必討。反錫命而諸侯之抑，何義邪？茲既大夫之覬諸侯，則命之為諸侯矣。設或諸侯之覬為天子，威王何策以拒之？殆將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以讓天子之位於諸侯乎？嗚呼！名分不明，尊卑無別，三綱淪而九法斁矣。朝廷何以為朝廷？天下何以為天下哉？雖然，戰國之時，君弱臣強，勢力相役，名分綱常為之掃地，固不可以深責。然宋夫子托始於此，而大書特書于篇端者，所以扶三綱，正名分，欲使後之人君，兢兢守成，總乾綱，親庶政，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杜亂臣僭竊之階，塞賊子覬覦之路，而為千萬世是非曲直之繩墨也。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愚亦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

盜殺楚君當

春秋之時，荆楚僭王，猾夏聖人，每以夷狄擯之，不得預中國之盟會，固無足道矣。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地方千里，兵車萬乘，一旦為盜所殺，若獵狐兔，謂之何哉？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必責其國之無臣子，用是而觀，則環楚國之大，林林總總，食君之祿，受君之恩者，固非一姓一臣，何故都無一人痛心扼腕，聲罪致討，而坐視君父之蒙難乎？是必當時臣子陰謀弑逆，特托名盜殺，以訾訾人之耳目云爾。故綱目特書盜殺楚君當，君臣交罪之也。

○安王

魏韓趙伐楚

伐者聲罪致討之謂。楚僭王猾夏。韓魏趙連帥伐之。可為義戰乎。是不然。韓魏趙以貪心而鼎分晉國。以貪心而請為列侯。志得意滿。睥睨一世。其貪心直欲平一六合。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然後已也。故今輕舉六師。憑陵楚國。是蓋貪心之所使也。春秋無義戰。况戰國乎。當時天子縱三晉貪心於前。諸侯驕三晉貪心於後。則亂臣賊子肆其欲而無禁。亦何所憚而不為哉。入綱目以來。自秦與三晉首亂。王制遂相攻伐。故朱子特書于冊。以著秦魏韓趙僭亂之罪。

號山崩壅河

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乃史外傳心之要法也。夫山崩川竭。世之大變。有道之世。君明臣良。治具畢張。自然天地位而萬物育。無道之世。君驕臣諂。王綱解紐。是以災害迭生。禍亂交作。戰國之時。干戈倥傯。號山之崩。固其宜也。然當時人君。玩安忽危。略無脩省。天心仁愛。托諸空言矣。雖然。綱目為萬世君臣之龜鑑。其大書特書。以為後世人君。遇災而懼。迂續天命之規耳。如戰國之蟬螿。天地待戮餘魄之徒。何足責哉。

鄭弑其君駘

弑者。下殺上之名。然曷為不書駘子陽而槩以國書。此

固鄭君無道自取之也。雖然君臣宇宙之至理。弑逆天下之大惡。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之不亂者。以名分素定故也。君雖無道。臣可擅殺之乎。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必不得已。如伊尹之相太甲。其庶幾矣。霍光之廢昌邑。尚有慙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既委質為臣。名分素定。一旦執其君而殺之。天下寧有是理哉。故綱目特書鄭弑其君。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垂訓嚴矣。

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嬴秦自入綱目以來。伐魏伐韓。繼書于冊。則其蠶食諸侯。并吞上宇之心。不待危惟遠。近攻之策。而後可見也。夫以韓虔挾詐力。而盜晉土地。將欲傳而萬世。不料禍出目前。曾未一紀。而為人所攘。何異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乎。書之于冊。亦可以為後世貪得者之戒矣。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也。韓以不義而得國。秦以不義而取邑。皆有罪也。故特書曰。取齊田。和遷其君。貸于海上。食一城。

春秋之時。齊桓晉文。皆為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雖曰假公營私。天下猶尊周室。固云罪之魁。其實功之首也。至戰國之世。子孫衰微不振。為人所制。晉併於三家。齊併於田氏。先後如出一轍。夫國家盛衰。固天地消長。盈虛之數。其亦善不善之積也。齊桓晉文。為周之強臣。三

家田氏。效而尤之。是亦源潔流清之餘意耳。嗚呼。以三家而分晉國。尚謂之強。今一田和而據齊國。詎不益強於三家乎。是不然。田氏自陳恒世執齊政。恒之弑君。孔子請討。是知臣之弑君子之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也。俾齊君不寵田氏。田氏不得齊權。則雖欲欺君。僭竊焉可得哉。綱目特書以為後世人君履霜。堅冰之深戒云。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倫也。吳起母死不奔喪。則於父子之情乖。棄魏而奔楚。則於君臣之義缺。殺父之仇。舟則夫婦之倫紊。事曾參而背之。則師友之道廢。五倫之中。斷喪殆盡。是誠冠裳而禽犢矣。雖才之德。何足取哉。未幾鼠竄楚邦。用為相國。圖謀功利。日以富強。固為能事。柰何貴戚作亂。身且不保。於乎。吳起功利之策。適足以為害身之符。是以士君子當知聖賢大學之道。區區私智小慧。昏夜乞哀。驕人白日。此何異妾婦之道歟。當時以為賢。則過矣。故綱目特書曰。奔奔者。匹夫輕身之事。深貶之也。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嗚呼。後義先利。不奪不饜。三晉弁髦其君。鼎分其國。所存不過一主。所食不過一城。其割據田土。少延晉氏之祀。為三晉者。姦計既成。斯可已矣。柰何貪婪肆興。廢君

漢書卷之十一
分地。謂之何哉。齊侯卒而無子。田和遂并其國。庶幾可矣。今三晉挾制晉君。共分晉地。其惡亦甚焉。故綱目於此。不曰韓魏趙。而特書三晉。以見君臣之名分猶存。不得而擅廢其君也。此義行。則首上足下之義明矣。天尊地卑之道定矣。垂訓萬世之法嚴矣。

○烈王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凡滅國之與見滅。皆春秋之所深惡者。蓋取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享其祭祀。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韓哀利人土地。襲滅鄭國。乃自陽翟徙都其邦。其志亦替矣。曾未四年。而為其臣嚴遂所弑。嗚呼。韓哀徒能施滅國之策。不能防滅身之臣。是乃不知義命者矣。雖然。韓哀信任非人。愛憎無別。夙遭讒讒。凶無足言者。又以見天道好還。特假手以償滅國之罪耳。綱目書此。以戒後世人君。利人土地。用人不謹之意。學者宜並觀焉。

韓嚴遂弑其君

嚴遂以臣而忍心弑其君。哀侯以君而甘心死於臣。誠上下之分當然乎。是不然。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耳。夫人君者。謹其好惡。公其是非。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則浮怨已而亂階塞矣。哀侯既用韓廆為相。而又私愛嚴遂。由是拳勢相軋。私為翦圖。刺殺

韓鹿遂及其君。此足爲用人不謹之明鑒也。雖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子當以義命自處。權位非所重。輕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寧肯挾私憤。逞私心。予者同。實切齒君父。而甘犯大逆首惡之名哉。故綱目特書嚴。遂弑其君。則其扶天理。遏人欲。而誅亂臣賊子於既斃之後也。其旨嚴矣。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察之。不明弗及也。彼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則譽由之以生。有特立而爲衆所憎者。則毀因之以見。此古今人情之常態也。威王之治齊。明察之不惑。即墨大夫邑本治也。而毀言日至。東阿大夫邑本不治。而譽言日聞。俾威王驟聞毀譽之言。遽加賞罰之典。則是非不公。夤緣者得售其姦矣。惟其封即墨而烹東阿。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國大治。強於天下焉。嗚呼。威王一國諸侯。能明好惡。境內治乎。况天子乎。前三代夏商周。而周之成王。信流言之惑。遂使周公狼跋而東。後三代漢唐宋。漢之昭帝。能辨霍光之忠。知上官傑之詐。其他固不及也。故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冊。分注備載事實於下。所以深美之。

顯王

魏敗韓趙之師于澮

三晉同功而共事。是宜同心而協力。患難相救。安樂相

邨倚之為唇齒。親之為手足。可也。夫何迺相攻伐。殆無
虛日。獨不計前年秦人入寇。師徒撓敗之時乎。當國家
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選將鍊兵。豐財足食。以為緩急
不時之需。此固除戎器以戒不虞也。考之分注。曩日韓
趙侵魏。欺魏之嫡。廢爭立。乘危伐之。欲分其國。韓趙固
失救災邨鄰之義。今魏敗韓趙之師。是亦忿兵之報耳。
嗚呼。預建儲嗣。所以固國本而安人心。此萬世久安長
治之良策也。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嗚呼。創業垂統之君。履歷多端。為政不苟。則其所定成
法。世守弗失可也。况秦去三代未遠。良法美政。猶有存
者。孝公遠衆論。以任商鞅。鞅作聰明。以亂舊章。皆可惡
也。殆見富國強兵之術。雖行而利民奉君之私。日甚他
日。車裂以徇。秦民報之者深矣。厥後宋神宗之用王安石。
石變亂成法。海內虛耗。亦踵鞅之故智耳。惟我 聖朝
世守成法。至今百四十年。罔敢更易。是體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之深意也。綱目特舉而大書于冊。所以深
罪當時。垂戒後世切矣。

齊魏會田于郊

大夫有一家之政。諸侯有一國之政。天子有四海之政。
無時焉而可忽也。不講政事而務田獵。此亦不可已乎。
是時四海分裂。生民塗炭。固非太平無事之秋。而分注

載魏王誇徑寸之珠。齊王稱賢才之寶。吁。二君之志趣亦略可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中庸曰。為政在人。是知治國家者。必得賢才為先務也。時維戰國。世丁極否。為人君者。但知闢土開疆之是榮。為人臣者。但知富國彊兵之盡職。求其得賢才。邠民瘼者。寥寥無聞。今齊王有志於此。是蓋空谷足音。晦冥日月。絕無而僅有者也。宜綱目特表而出之。以示訓耳。

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邠鄆。還戰敗績。

甚哉。魏瑩之愚陋也。不思守國。佳兵勤遠。前悔秦人喪而失也。此正救國外患。臨深履薄之時。却乃謀侵趙地。其國邠鄆。是所謂援木求魚。多見其不知量也。諸侯坐視趙危。弗克救解。惟齊威王發扶顛持危之心。興救災卹鄰之念。直走魏都。大敗其衆。由是趙難釋而魏兵沮矣。嗚呼。事可為者人也。力不可為者天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安能勝天而行事哉。魏瑩之志不幸類此。此後世之昧天為事者。必以瑩為稱首也。故綱目特書克邠鄆。克者力勝之詞。罪魏也。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書救趙所以美齊也。權輕重於一字之間。此綱目所以為王道之權衡。而是非之斷案也。其旨淵乎微矣。

秦更賦稅法

更者改變之辭。在昔聖王。取民有制。分田畫井。出作入

息黃帝以及唐虞三代皆然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故貧富適均，生民樂業，百世行之，為無弊焉。自商鞅入秦，首變古制，廢井田，開阡陌，易貢助，更賦稅，俾聖帝明王之良法美意，刻革殆盡。由是豪強者得以兼并，貪暴者得以多取，貪官污吏，那移作弊，斯民膏血，益以朘削，仰事俯畜，日不聊生，則鞅不特為當世之罪人，實為千萬世之罪人也。吁！是誠世道隆替之大機歟。故綱目特書廢井田，更賦稅，所以著其變古作俑之罪，深惡之也。

諸侯會于京師

京師天子所居，而諸侯會之。天威咫尺，不思明觀則者，侯之跋扈，不禁可見矣。是時周室衰微，強藩僭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不過擁虛名於六服之上，以其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其民則不衆於邾莒，危乎若萬弁剝落之秋，而惟存碩果，餒鷲加喙，饑猿及頤，久矣。但見黼黻於強虜，致伯於西秦，始帥諸侯會衆來朝，嗚呼！上下以利相接，隆以虛禮，非誠心也。故綱目於此，特書諸侯會于京師，不序其名，不曰來朝，所以略而罪之也。下書致伯于秦，以譏天子之求媚於其臣，書帥師會諸侯來朝，以罪嬴秦之僭偏於君，學者合前後書法觀之，始見君子之用心矣。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以為折衝禦侮之具。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善戰者服上刑。連結諸侯者次之。魏信龐涓之謀。以行兼併之術。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兵出無名。師徒撓敗。斯亦已矣。又驅太子。親犯矢石。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未幾孫臏用減竈之謀。龐涓死馬陵之道。生靈塗地。太子遭俘。豈非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乎。嗚呼。涓忌孫臏而刖其足。以為終身無慮。不料竟死其手。天道好還。應如桴鼓。然則猜忌刻薄者。果何益哉。故綱目直書君臣交罪之也。

孟軻至魏

自之世。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而梁惠王獨有聘賢之舉。孟軻氏獨有應聘之行。夫乃失出處之道乎。是不然。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懷寶迷邦。非聖賢之心也。柰何惠王溺膏粱之尋息。昧經邦之遠猷。甫接大賢音。問利國。其識趣卑陋甚矣。故孟子言仁義自然之利。以破其說。所以技本塞源。而正其心也。嗚呼。值斯之際。人欲肆而天理滅。泯泯焚焚。杳冥昏默。孟子以一陽處群陰之中。推赤手而挽利欲之橫流。肆頰舌而抵異端之惡浪。蓋亦憂乎其難矣。是時蘇秦以連衡之術。說諸侯。張儀以合從之謀。煽列國。天下靡然從風。協然向化。其視聖賢大學之道。不啻若

衲鑿之不相入。孟子之出，非徒然邪？雖然，聖賢憂世救民之心，無時不在也。使當世諸侯能行其道，革故鼎新，則可以轉七國而為三代。易衰世而為雍熙，正猶摧枯拉朽之不难耳。惜乎惠王蔽固已深，終莫能悟。徒有好賢之心，而無尊賢之實。能耻諸侯之侮，不能奮義理之勇。能知削弱之羞，不能勵自強之志。豈不深可歎哉！故綱目於此，特書孟軻至魏，而分注備述義利之辨於下。自是而後，寥寥無聞。信知惠王無尊德樂道之誠，則不過隆之以虛禮，而無其情實。綱目既喜之，而終惜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相王所以罪齊魏也。夫以河南咫尺而不朝天子，行會徐州以相王室，而亦未聞有匡輔天子之實。不過假虛聲以聳人觀聽耳。若齊魏者是亦假仁者也。豈事君不欺者之可比哉！故特書相王以著其詐。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大抵合從以擯秦者，六國之利也。何者？嬴秦以虎狼之威，吞啖六國。今日伐韓，明日伐趙，攻城略地，殆無虛日。今而六國合從，勢均力敵，秦攻一國，則五國併力以拒之。以六倍之兵，攻一倍之秦，雖有堅甲利兵，謀臣猛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故秦所畏者，合從之成；所喜者，合從之解。奈何齊魏無知，從秦伐趙，蘇秦既去，從約皆解。

漢唐卷之一
嗚呼。合從雖非正道。庶可保障六邦。當時主昏臣闇。惟務姑息。第計目前之安。不顧身後之患。至不於磬折入秦而不止。良可息也。故綱目備書于冊。所以深惡之耳。
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嗚呼。自從約一解。諸侯自為城守。各不相顧。由是秦人伐魏。五國不救。前年獻陰晉。今年獻少梁。又獻河西。然則魏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窮。不啻如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其及救乎。雖然。魏當衰弱之時。不能用賢治國。孟子敷陳王道。反以迂闊不行。徒以今日割一城。明日獻一地。然後得一旦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突然則何益之有哉。下書取汾陰。取皮氏。為尤信。故綱目書此辭繁而不殺。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使不可不自強而立國也。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復以儀為相。

張儀魏人也。乃伐魏以取蒲陽。此固反覆小人。不足深責。其意直欲博秦之一爵耳。秦之歸魏蒲陽者。非誠心也。若欲取之。必姑與之。而以蒲陽為香餌。釣魏之心也。既而魏得蒲陽之小。復入上郡之大。其輕重不貲。可見矣。嗚呼。張儀諷秦還蒲陽。復教魏王獻上郡。則以其所小易其所大。儀之有功於秦厚矣。故用之為相。以彰奇勛。儀功利之心。粗遂。其如魏國何哉。雖然。魏王聽信張

儀願指氣使何異斯役獨不念舉兵仇敵而反報之以善乎魏王誠寄生之君耳故綱目備書于冊深貶之也
○慎靚王

孟軻去魏適齊

嗚呼若是乎道之難行也聖賢之去就生民之休戚關焉世道之隆替繫焉自顯王三十三年孟子至魏及茲十有八年魏君瑩卒孟子去齊亦不得已也夫以孟子久留於魏亦欲行道濟時不意干戈相尋無暇及此迨惠王既殂襄王甫立望之不似入君就之不見可畏其不足與有爲可見矣故孟子始去魏國以適齊邦俾齊宣王能用其言能行其道則綏來動和之效特雍迺衡之治猶運諸掌耳惜乎宣王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徒知宗高富貴爲重不知貴德尊士爲賢所以厭厭不振終於戰國之齊不能進而爲三代之齊也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特書曰去魏適齊所以深爲聖賢出處之歎也其義亦深切著明矣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女逆之五國皆敗走

五國伐秦師抵函谷其亦踵合從之故智也未幾秦兵一出五國敗走心喪膽落不復能軍而秦人屢肆狼貪之殘矣爲六國計者審已量力擇而處之苟欲連帥以排秦則必協謀以同志雖有小衄莫或撓之可也既不

能然亦宜閉關息民養威畜銳敵來則拒之敵去則守之是固保邦之長策耳夫何自敗函谷寂然無聞縮首以待秦人之侵陵豈不深可惜哉然五國伐秦齊獨不與厥後五國甫滅齊亦不免吁為齊謀者不亦末乎綱目特書則強弱之勢勇怯之情昭然可見矣

齊大夫殺蘇秦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固君子出處之正道也蘇秦持三寸之舌說六邦之君合從諸侯以拒秦國由是為從約之長佩六國之印可謂負且乘矣不因此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却乃去趙適燕背燕奔齊不啻若狡兔之避犬豕延殘喘不計可否竟為齊人之所殺嗚呼秦不足道也綱目書此所以戒後之君子進退當由乎義勿挾一技一能嘵嘵自鳴天下而為千萬世井蛙之譏也

○赧王

楚屈匄伐秦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以楚君為智歟則不勞千慮而有一失也以楚王為愚歟則未見千慮而有一得也夫秦以變詐貪暴之國楚不慮此乃戀商於之地輕背齊國之好反聽張儀之讒吻不用陳軫之忠言始見商於之地不可求六里之疆以見辱始知惠公遣將伐秦嗚呼自昔至愚極陋未有若楚王之甚

者由是大敗丹陽。屈匄遭虜。後敗藍田。兩城隨割。本欲得土地。而反失封疆。至今無謀之誚。必以楚為稱首。豈不深可歎哉。書之所以譏之也。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事秦。魏屢見辱。是儀乃反覆小人。宜魏之所切齒也。茲既復出相魏。無如之何。曾謂魏國之大。寧無八尺尺首。以誅亂臣。而聽其出入之自如邪。大抵六邦之君。皆愚已甚。苟偷目前之安。不計身後之患。賢人君子。屏斥復用。所用者無非縱橫利口之匹夫。求其天下之亂。邦家之不亡。未之有也。故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特書曰。復深譏之也。

胡服招騎射

趙乃中華之諸侯。一旦習蠻夷之俗。胡服而招騎射。夫乃驚世而駭俗乎。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也。靈王以備邊之故。不計是非。胡服騎射。則是變於夷矣。雖公子成之反覆曉告。懷而不從。謂之何哉。嗚呼。中華衣冠之風。不習。而習蠻夷左袵之俗。靈王可謂不知內外之分矣。未幾國祚陵夷。日以削弱。是蓋靈王自取之云爾。故綱目特書曰。始以見列國未嘗行。而趙初行之也。吁。

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弑者下殺上之名。魏冉以異姓之賤。加封將軍。世執秦

政是固秦人之失職。今而擅殺母后，輒出君妃，略無忌憚。而秦君亦無如之何。則是亂臣賊子將肆其欲而無禁矣。綱目於此正色書之。必曰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故君之妃。然後人心正而天理明。討亂賊於將來，誅姦回於既往。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救之

嘗恠六國逆相攻伐，愆然不以大敵為郵，甚可歎也。分注言楚與齊桓合從，至是負約，合兵伐之，則楚人誠有罪矣。雖然，秦人鯨吞六國之心固非一日。大抵合從者六國之所利，秦人之所惡也。一旦構隙，豈其心哉。由是楚質太子，秦援兵，何異舍人類而近豺狼，不為彼所

噬也。者幾希矣。是知秦非能自強，六國強之也。秦非能滅六國，六國自滅之也。吁，可勝惜哉。故秦加兵而曰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善在秦人，則罪在三國矣。

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秦人誘執楚君，楚君為秦所執，皆不得其正也。倘曩日能信昭睢屈平之諫，發兵自守，勿往武關，則秦安得執之乎。夫何既陷於秦，復謀走趙，趙人不納，仍執於秦，不啻若樊籠之鳥，收放於人，可不愧哉。雖然，楚君力屈而被執，知耻而亡歸，其過晉之懷愍，宋之徽欽，服為臣虜，飲恨而終者，相去天淵矣。然綱目未免書走者，所以罪輕佻無謀，喪身棄國，故特曰走以賤之。有國家者不可

不戒

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韓魏伐秦未見其利及為所敗連喪五城所謂不知彼已之勢是以有取敗之道也夫以秦人貪暴日見侵侮固韓魏之所惡然國小民疲自救不暇今驅群羊以搏猛虎何益之有邪白起始見綱目戰敗二國斬首二十四萬力拔五城其功茂矣他日坑殺已降如芟草管其心之忍何如哉起以殘暴佐秦攻城略地其身亦不能善終為將而無仁心當以起為戒綱目特書意有在矣

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武遂於秦

秦主之威動六師之衆無故而伐鄰國得地而始遂心其暴矣兇虐於斯益甚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是誠魏冉之徒也夫韓魏能合從伐秦於未來之時不能合從拒秦於既來之日但見魏入河東以乞盟韓獻武遂以求和敵志益驕二國益弱可勝歎哉綱目書此既惡秦人之強又譏二國之弱也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秦人無歲不以伐魏為事魏人無歲不以失地為憂強弱之勢見矣夫以二十五年魏入河東以求和二十六年魏失六十一城至是年又失新垣曲陽則秦人貪詐

無信為可知。魏君不思自強，猶獻安邑以乞鄰好。然則口血未乾，秦兵復至矣。以有限之土地，恣秦人之貪婪，其可及哉。雖然，三晉恃強而分公室，子孫竟為他人所侮，非天道之昭報邪。綱目備書于冊，所以交譏之也。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魏韓會于京師，義乎曰非也。曰既非義矣，何為會之。不過覘周之強弱，開鼎之大小耳。周至赧王，愈益微弱，朝覲之禮曠廢已久，無故而會京師，此何義也。故綱目歷序三國，以秦為首，以見是舉皆秦之所為，固非韓魏之心焉。直書會而不曰朝，所以深罪之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

秦人伐趙是蓋一璧之相激也

秦人伐趙是蓋一璧之相激也。嗚呼，秦人求璧於趙，趙人奉璧於秦，固亦非禮之正。然藺相如以匹夫之勇，完璧歸國，自謂百世之功，詎料喪邦之禍。且一璧微功也，宗社大事也。舍一璧以餌強秦之貪吻，全兩國以戢境內之干戈，非智者其孰能之。柰何去年拔兩城，今年拔一城，何莫而非璧之所醞釀。相如智能全一璧，力不能保三城，惡在其為智也。綱目比書于冊，秦趙交譏之耳。秦以范雎為客卿。

范雎以辯口而得幸於秦，不過權謀術數之士，富國強兵之策，固非有仁義感動當時而措經綸天下之才也。

今秦君一見范雎言聽計從三日而始對然所對者乃
遠交近攻之言亦踵儀秦縱橫之故智也嗚呼戰國之
所謂人才者不過如此天下安得治平哉雖然有三代
之君必有三代之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以戰國昏庸之世如孟子命世亞聖之才棄而弗
用其所用者非斯人之類而何故綱目揭而書之于冊
所以深病當時也吁

秦伐魏後懷

去年攻趙闕與今年拔魏懷州此秦用范雎近攻之策
也夫嬴秦固貪暴之國范雎從而教之二國日見侵伐
何異如益深如火益熱矣嗚呼魏人質太子割土地
保境息兵而秦攻略如故殊無隱忍秦人譎
之情狀著矣魏人以和自愚何益之有哉拔著力勝
之詞直書拔懷所以深惡秦也

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戎公子市公子悝
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范雎一入秦邦內外皆懼其患前以遠交近攻之策動
秦君而三晉日受兵戈之擾此以離間貴戚之事說秦
君而母子日有芒刺之憂夫以天經地義莫先於孝母
雖有惡子不可以擅廢之也今聽范雎之言遽乖天性
之序然則秦君亦少包荒之量矣范雎因中讒言得為
丞相獨無愧於心乎故綱目備書于冊所以交罪之也

秦白起伐韓後九城

拔者力勝之詞。秦白起伐韓，斬首五萬，力取九城。其惡甚矣。夫以關土開疆，率土地以食人肉，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嗚呼！三晉地醜德齊，倚為唇齒，不能合從以拒秦，却乃閉關以受伐。今日攻一城，明日略一地，三晉之封疆幾何，而不盡入於秦哉？下書取南陽，絕太行，諸侯未聞有匡救之策，惟坐視以縱秦人之鹵掠，殊不知一唇既亡，衆齒皆寒矣。綱目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子國之根本，而使之為質於外，此固當特諸侯之失策。是時楚君疾革，而太子身羈於秦，使無黃歇一時應變之謀，則楚國亂而太子危矣。逃者匹夫之事，然綱目不免書逃者，不惟譏之，亦所以幸之也。俾不逃歸秦，其存楚哉？太子既執神器，即用黃歇為相，此固報功崇德之當然耳。書之于冊，深予之也。

秦攻趙後，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割者不當割也。書又割地，所以惡韓趙也。夫秦恃虎狼之威，席卷三晉，既拔武安皮牢，又定太原上黨，則韓趙咽喉之地，已為秦塞。不於此時合兵拒守，死生以之，却乃忽虞卿之言，惑樓緩之語，由是韓割垣雍，趙割六城。

漢書卷之十一 周勃王
以緩兵難嗚呼。韓趙失地不能恢復咫尺。反割所有以資敵。則是秦人不勞寸兵而坐受韓趙之地。二國之君何若是之愚哉。故綱目直書交譏之也。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乞者卑屈請求之亂。是時趙被秦兵勢甚危急。公子如楚乞師以救君父之難。理之正也。使平原君無毛遂之贊襄。則兵之行否未可知矣。人才為國之利器。不其然哉。故黃歇帥師而曰救。救者所以善之也。

秦殺白起

殺者殺無罪之亂。白起貪暴殘忍。誠有罪矣。何不書誅則殺之。其罪焉耳。夫以睢之姑功。疾能見於綱目者。非一宜得惡報。他日納蔡澤之言。亟求休致。此其所以免禍焉。雖然。白起坑趙降卒四十餘萬。今而亦有杜郵之慘。天道好還。豈不於斯而尤信哉。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六陽祥盛。一陰始生。則曰姑。姑者遇也。所以見陽盛之極。一陰始生也。是時嬴秦貪暴威震諸侯。天厭久矣。故使秦柱絕嗣。而夏姬遺孽僅存於趙。呂不韋一見。即以奇貨目之。乃獻有娠之妾。遂生秦王呂政。則秦曰呂秦。固非虛語也。綱目於此。特書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以見絕秦之祚。亂秦之國。皆此人尸之也。凡綱目之

所書皆經世之大訓。今特表而出之者。其謹微之意切矣。

秦丞相范雎免

大抵慕功名而戀祿位者。衆人之常情也。秦自商鞅白起之徒。富國強兵。功業日盛。久而不免於車裂杜郵之禍。此固知進而不知退。履盛滿而不思傾覆者也。今范雎亦姦險之小人。雖不足以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大道。而獨知止而退。飄然肥遯者。何哉。蓋由燕人蔡澤教之也。使不於此時引年乞休。則車裂杜郵之禍。將復見於范雎矣。故綱目不以小人之所為而見棄。特具其所以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魯自伯禽受封以來。七百餘年。而為楚人所滅。使周公之祀。始絕弗脩。可哀也已。夫以楚屢辱於秦。喪師失地。宗社阽危。而尚欲利人土地。擅遷魯國。其惡甚矣。雖然。是時周天子亦為秦人所滅。况區區魯國。介於齊楚之間。不啻如枳上之肉。取之在人。何難之有。故綱目直書遷書取。以著楚人之罪。

魏舉國聽令于秦

古之有國家者。或以勢屈。或以力屈。或以強弱。或以大小。屈然不過事皮幣。賜玉帛。遷岐山。奉正朔而已。未聞以全國之大。聽令於人也。以全國之大。聽令於人。則

是宗社人民黜陟賞罰皆不敢以自專。一任彼之所為耳。夫以魏非王室之勲臣，分茅胙土，冊書鐵券，傳之裔者，不過挾詐欺君，鼎分晉國之亂賊耳。嗚呼！根虛者枝必搖，源淺者流不遠。魏以不義而得國，子孫為人所制，不啻若臧獲之奉縉紳。天道昭然，毫髮不爽，可勝惜哉。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醜之也。

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嗚呼！魏國制於強秦，朝不謀夕，委以全國聽令於人，尚且欺陵小邦，擅行廢立，獨不有愧於心乎？夫以衛君臣服既久，一旦無故殺其主而立其弟，謂之何哉？夫以綱常名分國家不可一日廢者，魏殺人凡而立人弟，則名以卑之書殺其君立其弟，其惡尤甚。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

呂政既立，不韋封侯，且為之相，則一國之大權皆歸其掌握，而姦計遂矣。夫宰相寅亮天工，燮理陰陽，調元贊化，儀刑四海，必以正直之人處之。今不韋以陽翟大賈不學無術，相國何堪。此皆賣緣交通，用非其人之失也。嗚呼！是時異人初立，呂政之母又不韋之所親昵者，既相而侯，乃私意耳，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

東周以七邑而處暴國之間，少延蒼姬之祀。今不韋初

秉鈞軸帥師遷滅其功固偉矣。竟不思七邑之周國小民貧何汲汲以取之邪。嗚呼。東西二周皆為秦滅。然二君皆以謀伐秦而得禍。議者以二君自取譏之。殊不知二君為秦所制。動輒掣肘。苟延殘喘。伐之亦亡。不伐難免。與其縮首以待亡。曷若謀伐而見滅也。故綱目直書滅東周。遷其君。以著秦罪。然不曰呂不韋而曰秦者。不韋為秦王所使故耳。此又書法之深意。而學者宜細觀焉。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

悉拔者盡取之辭。秦人屢侵韓趙。悉拔上黨前真三川郡。今置太原郡。天下之脊。已為秦有。其并天下之勢成矣。秦以積威之國。呂不韋又以併吞之術。佐之日積月累。遂削諸國。其蠶食土宇。自近及遠。宜哉。故特謹而書之。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還

公子無忌能以弱魏率五國之師以敗秦。五國之師能以合從而救魏。皆當時之難得者也。夫以六國之衆猶能拒秦一敗塗地。追至函谷。倘能自此而諸侯連結。併力西向。則秦必不敢輒伐六國。六國未必見滅於秦也。奈何今日伐韓而五國不以為慮。明日伐趙而五國不以為虞。馴致侵漁諸侯。剝蝕天下。嗚呼。愚哉。故綱目直

書追至函谷而還既喜之又惜之也

秦鑿涇水為渠

鑿渠韓之謀也。而何以曰秦。蓋水乃秦地。而渠成實秦之利也。夫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韓欲疲秦使無東伐。而遣鄭工為閘以鑿涇水。殊不知欲以疲之適以益之。溉田數萬。秦益富饒矣。嗚呼。韓人不能自強以固國。祇而區區托一渠以守之。其愚何如哉。故不曰韓而曰秦。其輕重為可見。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者也。是時秦趙鄰境而秦人併吞之勢已形。為趙計者連結諸侯保境卹民。尚慮弗及。而乃勞師伐燕。強取土地。謂之何哉。分注言李牧備邊深得長策。今無故伐燕以取城邑。則是黷武仇隣。非謀之善者矣。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秦自呂政嗣位以來。時事乖刺。天變屢形。去年大饑。今年蝗疫。天災民瘼。莫此為甚。而且不知修省。軍旅頻興。上書伐魏。取陽有詭。下書伐魏。取二十城。此可謂弭變之道乎。奈何府庫空虛。令民納粟拜爵。此固鬻爵之始也。厥後兩漢。尋踵陋轍。如詔民入粟邊得拜爵。詔民得買爵。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詎非秦人之作俑哉。書以譏之宜矣。

秦王冠帶劔

呂政十三歲而即位。至是九年二十而冠禮之宜也。然曰帶劔。抑何謂乎。夫以人君深居九重。出警入蹕。一日萬機。謹其政令。百官奉承。稽首聽命。喜有賞。怒有刑。何必帶劔。然後為威邪。此固秦政猜忌刻薄已見於弱冠之時。他日終以猜忌刻薄而失天下。然則果何益之有哉。故綱目直書于冊。所以深譏之耳。吁。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黃歇為楚貴臣。權侔人主。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固當預聞。是時椒寢未繁。國儲未建。為黃歇者。擇立宗支。入繼大統。則恩歸已。而禍不作矣。奈何信李園之淺謀。惟寵妾於君父。而襲呂不韋之故智。未幾國危身戮。禍不旋踵。昔日劔客三千。果安在哉。嗚呼。自古淫污內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觀此足為明鑒矣。然歇之死。實出於李園之手。綱目特書盜殺。以園之小人同歸於盜而已。此書法予奪之深意也。

秦相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

不韋邪淫賄賂篡竊秦祚。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茲既穢德彰聞。真情難掩。其及宜矣。分注言秦王以不韋功大。不忍加誅。出免就國。此固小人行險以僥倖也。然綱目必書以罪者。以見小人陰謀。終於不利而未免以罪出之耳。呂政徇情嫡父。以善處之。不亦宜哉。他日用匪

漢書卷之七 國時 十六

人以亂國政者。可以鑒焉。若秦悖謬之國。何足深責。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名復故官。遂除其令。李斯一客卿。名位雖微。而曰上書。若顯宦於秦者。以見秦之兼并天下。皆斯之謀耳。故所上之書。底蘊已見。宜秦有以用之焉。嗚呼。用其術以吞併諸侯者。李斯也。用其才以蹙滅秦國者。亦李斯也。斯以詐力取天下。復以詐力亡秦祚。一人之身。興衰攸繫。豈不甚可畏哉。綱目特書于冊。以見履霜堅冰。謹於微之意云。

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取九城

利害二事。雖曰殊途。然求利未得。則害已隨之。未始不並行而不背也。趙前伐燕。以取武遂。今伐燕。以取狸陽。其利得矣。不顧黃雀在後之勢。貪得無厭。抑不知秦人踵後反取九城。得不償失。果何益乎。所謂求利未得。害已隨之。詎不信然。故趙得燕地。而曰取秦得趙地。而曰取皆曰取。非其有深罪。其不義也。後之求利而不知其害者。當以此為龜鑑耳。吁。可歎哉。

秦伐趙殺其將扈輒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扈輒為將。而為秦所殺。李牧為將。而為趙所勝。則二人之賢。不肖分矣。然趙有李牧。而終為秦所滅者。趙任將之不專也。然則下書秦取宜安平陽武城。牧何為而不救之邪。此必動輟牽制。不得君命。未敢妄行故耳。不然。

何以後書秦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也歟迨至反間殺牧趙尋以滅則人才繫國之安危有如是哉直書于冊予牧功也

韓遣使稱藩于秦

嗚呼稱藩于秦冀緩其伐也未三年而韓國之滅為諸侯首則是自卑媚敵無益於敗亡明矣分注言公子鯨非見韓削弱數以書于韓王王不能用此固韓有蔽賢之心自取滅亡不足深惜柰何韓非承命出使秦却不思匡翼國家反教兼并之術身未顯榮下吏自殺然則尚刑名法術之學者果何益哉是以有國家者當勤於脩己謹於用人固一身之元氣調四肢之血脉則疾疫

無侵外患不作矣吁

燕太子丹自秦逃歸

燕丹質秦發憤亡歸此固有羞惡之心俾其自選本國義告君父聚兵蓄財禮賢下士謹政令於國中飭邊備於境內申結諸侯以固鄰好則保國之道得矣不是之思而欲仗刺客挾匕首以報讎於強秦何其無謀之甚邪綱目於此不曰逃歸而曰亡歸嘉其有懷國之心也若曰亡國敗家皆其所尸則又可深罪耳

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

趙當垂亡之時信反間而殺李牧是自棄其長城耳秦兵之及身為俘虜不亦宜乎分注言秦王如邯鄲故與

母家有讐者皆殺之嗚呼王者量同天地海涵春育無不包容挾私忿而報私讐豈王者之心邪呂政殘忍酷虐之情狀已見於此安能創業垂統於千百世哉二世而亡亦其幸也綱目直書其義自見

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圍

薊

刺秦王者荆軻而必書盜者誠以軻亦聶政之徒行險僥倖非君子禮義之勇故書盜以貶之夫以燕丹挾私忿遣刺秦王事既不成貽禍君父譬猶庭廟垂絕之人而反投以酖毒其不五內崩裂者幾希矣雖然是時韓趙魏成秦成益張非丹輕兆東禍則燕亦待息之權耳不滅國不廢也第丹不能深謀遠慮壽書萬全必不得已如孟子所謂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弗去是則可為也舍是其必儀秦之謀哉以盜劫之其謀末矣此綱目貴義不貴功申道不申邪之意

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于秦

拔者力勝之詞走者賤之之詞是時秦拔燕都其勢危迫為燕王者不能死守社稷奔走遼東為燕丹者不能親率軍民背城一戰皆有罪矣然丹之劫秦致禍固不容誅而燕王忍殺嫡嗣求媚敵人其志陋哉夫以秦兵伐燕勢如破竹以弱敵強固難逆料必不得已死之可也今斬丹獻秦國亦亡滅其自強之志安在邪直書于

冊其惡自見

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滅魏

韓趙之君皆書曰虜見力強而執之也惟魏曰降者所以罪魏王也何則魏國之兵猶能城守以拒強秦必待引其河溝以灌城邑然後魏莫如之何也已矣魏王不明諸侯死社稷之義俛首迎降遽為所殺何其愚之甚邪然則滅國者獨無罪乎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絕人苗裔廢人祭祀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故書滅又所以罪秦也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王前善秦用兵而曰伐楚非六十萬人不可則楚之強大固可知矣然亦不免於亡滅者楚之君臣柔懦而無豪傑之才耳蓋負芻殺弟而奪其位今方五載民心未附惡業昭彰固有以自絕其天矣為負芻者奮殺弟之忍心糾為從之惡黨力戰秦師同死社稷可也今而甘為降虜謂之何哉綱目直書于冊所以交罪之也

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

王賁之滅燕滅代如入無人之境則賁之武功亦略可見矣夫以秦滅諸國混一之勢已成以得勝之兵壓空虛之國不啻若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哉嗚呼秦以積暴之國天必命之以成一統不亦倖乎雖然冬寒之極必

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秦人僅成大統亂亡相繼
運祚不長必待豁達大度龍準龍額之天子然後創漢
四百年之鴻基秦人徒勞於天耳故曰為淵驅魚者獺
也為叢驅爵者鷓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於此
而益信綱目特書意有在矣

○秦始皇帝

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輕行而掩之曰襲譏秦詭也夫以六國之滅無如齊之
愚者何則齊地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山東之國莫強於
彼苟能足食足兵堅守宗社則秦未敢東向而得志矣
秦何受秦間金不助五國五國既滅齊安可赴為齊王
者能聽雍門司馬之言收二晉之豪傑為六邦之謀士
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行保國家而已哉直書齊王
建降所以深惡其不能死社稷之罪耳吁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此五德肇運之始後世因襲而不改是固始皇之作俑
也夫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時之中尚不可用必若
夏之建寅斯為時之中也今秦以亥月為歲首其妄誕
無謂尤不足道漢氏之興因而不革至武帝世始行夏
時蓋亦大洗前人之陋塵矣綱目書此深譏之也

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秦築長城為防胡也然敗天下者非北地之胡乃內地

之胡始皇貽謀千里之遠不能隄防以搆之近是蓋徒
用心於無用之地耳蒙恬斥逐匈奴以築長城暴師於
外十年于茲其勞民傷財莫此為甚嗚呼始皇既聞亡
秦之讖是宜一新政令改茲易轍隆國本省浮費收民
心於未離仔天命於將墜庶幾得矣暴師築城謂之何
哉直書于冊君臣交罪之也

燒詩書百家語

抑觀秦燒詩書乃出於封建之相激周青臣諛言以欺
主溥于越正言以非之而李斯鄙夫方且詭辭曲辨竇
惑呂政由是詩書焚燒典籍廢壞斯誠萬世之罪人也
然綱目不曰李斯勸燒而曰燒詩書百家語則是歸獄
於呂政也何則勸之者雖李斯而主之者則呂政苟李
斯雖勸呂政不行其柰何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
所以深罪始皇也

除直道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直道之作數年不就而又作前殿阿房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其費大矣夫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作除直道營建宮室果何謂哉厥後楚人一炬悉
成焦土而塗膏爨血不過為三月之烈焰耳是以古先
哲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今呂政之悖謬若此日
積月累無一而非勞民傷財之事是以死肉未寒叛亂
蜂起易水德而為火不出二三年之間矣綱目直書于

冊所以著其奢縱之罪為後戒也

○二世皇帝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而還

是時二世居諒陰中。忘哀肆志。大赦天下。而又輕棄宗社。東行碣石。並海而南。至於會稽。則是虛神器廢萬機之情可見矣。二世即位之初。而輕佻妄動。已見於此。宜其四海瓦解。浸不可支也。天子主普天之下。居臣民之上。一日萬機兢兢業業。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一絲之引千鈞。其可玩忽而已哉。綱目詳書深譏之也。

楚人劉邦起兵于沛自立為沛公

凡書起兵等倡義也。劉季為泗上亭長。斬蛇谷中。即有王之與自有天命而區區逐鹿爭雄之徒。不過寄蜉蝣於天地耳。惡可同日語哉。綱目特書于冊以志漢室創業之本。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子房自祖擊始皇之後。寥寥無聞。至是復見綱目。沛公之得子房。子房之遇沛公。是猶雲龍風虎之佳會也。故子房亦曰。沛公殆天授。豈虛語哉。他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啓漢四百年之鴻基。在此一遇耳。綱目特書曰。得以見幸得之也。權其一字之輕重。而寓諸書法之間。此所以為綱目。固非作史常法之可比。學者宜熟玩之。

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
王離

是時秦兵圍趙勢猶倒懸宋義承命救援遷延不進固
有罪矣分注備載項籍勸義之言頗諳攻取之策義不
能用籍因斬之然而必書矯殺者籍詐稱王命陰誅之
言則未免有無君專輒之心耳夫以義為上將籍為之
副縱有逗留之罪亦當上告君父請而誅之可也以次
將而擅殺大將非跋扈不恭而何哉雖有破秦之功虜
將之績不足贖之矣故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可

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九
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沛公之入武關殊無邀遮沮抑之患則秦人之解體可
知矣夫以趙高官者殺二世立子嬰建置天子在其掌
握蓋上有以寵之也古者闔人以之守門禁使灑掃聽
使令而已今秦以為丞相而總朝綱倒持太阿而授之
柄則是瀆名器濫爵賞豈不反為籠絡哉嗚呼子嬰以
孱弱小子猶能討殺趙高以夷三族則秦之威令尤在
也故二世雖曰不君然必曰弑帝所以嚴君臣之分立
上下之防也故曰綱目成而亂臣賊子懼

○秦王子嬰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降

呂政鯨吞六國劫虜諸侯曾未十五年不三世天下共

起而亡秦殆非天乎。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替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秦固為貪暴之國，而呂政又以不仁蹙之。其得保邦於沒身幸矣。其子孫安能免滅亡之禍哉。是以仁義治國之膏梁，殘暴損國之醜毒。在乎人君一心好尚何如耳。沛公入關，秦王出降，相待以禮，不欲加害，則沛公之寬厚長者誠非虛語也。故綱目直書以予之。

王陵以兵屬漢

王陵歸漢楚執其母，以常情論之，母必亟招其子。子必亟歸其母，而陵之母乃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火劔而死。用是而觀，則陵母本一婦人，而一國生視母亡，忍心歸漢為媼，殊不知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項籍殘暴不仁，終見亡滅，陵不歸漢而歸楚，則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綱目直書以兵屬漢，深予之也。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自為大將，虜魏王豹，禽趙王歇，斬代王餘。如轟雷迅風，所向無前，則克敵制勝之略精矣。雖然，陳餘能聽李左車之言，信雖有神謀聖筭，堅甲利兵，亦不敢越井陘而入趙壁也。惟其不聽，信志獲伸，此固漢興之兆。又豈人力所可經營之邪。由是趙代既亡，燕齊隨下。四

淮南定厥功懋哉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楚人破彭越拔滎陽及成臯則漢非楚敵可見矣所恃者漢以仁楚以暴楚以急漢以寬而已及漢王馳入趙壁以奪韓信印符則信守備踈略不亦甚乎意者信既得勝志意驕惰高卧帳中不為防閑耳安有身為大將漢使馳入而茫然不知者哉此信已往之失而後之為將者之宜戒也

有星孛于天角

有者所來書有者也前書冬十月海日食後書十一月

日食此書有星孛于天角則災異益甚矣夫以災孛爭雄天下未一斯民日事於干戈舉世悉歸於塗炭故災異迭見以著惶惑不寧之象耳矧孛乃戾氣所感生于天角其變異何如哉當時兵亂倥偬弗克省身克已天變之形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此綱目特書以記異也吁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也故又曰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漢王與楚爭衛太公為彼所執有人心者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思有以處父

之道焉。是時楚為高祖欲烹太公。漢王耳聞目擊，全無戚容。而曰：「而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嗚呼！漢王何忍與言及此邪？苟或項籍乘怒執而殺之，漢王亦甘心於受羨哉！不是之思，反數十罪以激其怒，是真以太公為弊礙而不之顧也。縱得天下而養不及親，餘何足取？俾堯舜處此，則必竊負而逃，悠然樂而忘天下矣。其肯爭勢利之末，違大孝之本乎？漢王但知勢利而不知大孝，是蓋素無禮義以養心者也。嗚呼！陋哉！故分注備述於下，所以深罪漢王云。

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之謀，非漢王本意，特出於張良、陳平、躡足、請王之策耳。未以功成名遂裂土封王，此固朝廷論功行賞之常典。請為假王，則是急趨富貴之心，而疑忌遽生焉。使信聽武陟三分天下之說，用蒯徹時不再來之言，則國可常保，身不遽戮矣。惟其存小諒而忘大計，此所以終履乎危機也。雖然，人臣事君，一心而已。擁兵自固，是為跋扈之臣。跋扈之臣，詎非亂臣賊子哉！呼為入臣者，以義不以利，以公不以私，不可預為逆料耳。書徵兵譏後君也。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歸。

項籍自知助少，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可見籍有窮

而知反之心也。太公呂后不加刑僇。於是歸漢可見籍有息兵存厚之心也。嗚呼。漢王父妻父。陷敵國。不思拯救。今因其來歸而始納之。其無父之心益甚矣。俾當時不幸而見殺。則漢王其柰何哉。項籍從約解而東歸。又可見其心之誠也。漢王勒兵復追。其背義不仁。非王者之心矣。雖曰乘勝一戰而遂併天下。然盟言在耳。口血未乾。似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意。若不相似然。此漢之所以雜霸。非純於王道也。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漢太祖高皇帝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

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一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項籍弑君之賊其追殺固宜然漢既與約和而復背盟則漢王失信義於天下矣。夫信者人君之大寶。國寶於民。民寶於信也。然而籍當敗亡之餘猶能大破漢軍。漢當與王之首必仗諸侯之力。則漢非楚敵明矣。迨夫圍籍垓下尚不敢逼。俾張良不以楚歌而散兵。則漢安能滅楚哉。嗚呼。取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利。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王霸之所以分也。楚徒尚力而不以德。漢惟尚德而不以力。籍自諉天亡。詎不信然。綱目書此亦欲後之人君專存仁德不尚詐力。貴義

而不貴功云爾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書故齊王橫所以予義也。夫以橫乃故齊之苗裔，不幸失國，逃居海島，尚擁劍客五百餘人，不肯臣事漢朝，而必甘心自殺，其志烈矣。觀其對客之言，豈遽偷生為人殺乎？由是食兵五百，感橫之義，同日引決，無一全生，其忠義之心，為何如哉？嗚呼！死之於人大矣，苟非見義明決，則必含污忍耻，不顧禮義而為之。今田橫自殺，食客從之，較諸為君而服為臣，屬為臣而背主降讐者，不可同日語矣。故書未至自殺，所以深予其不屈也。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君賞一善，所以勸千萬人之不善者，罰一惡，所以戒千萬人之惡者。今季布丁公均為楚將，布數窘辱高帝，乃以為郎中，公有恩於高帝，乃斬之以徇。夫乃非公道乎？雖然，布窘辱高帝，乃忠於楚者，公有恩高帝，是不忠於楚者。按罪行，辟竟誅不忠，是誠創業垂統之大端大本也。故特書而予之。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此賜姓之始。上書都關中，下書以婁敬為郎中，則是建都之議出於婁敬明矣。夫以舍洛陽而都關中，此固策之善者。然尊寵婁敬，不過錫之以恩，加之以爵，可也。賜之姓，劉此謂之尊寵群臣乎？古人分類別族，姓不妄賜。

漢弗師古無足法者其後唐人賜姓益眾矣其紊亂宗屬何以加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張良謝病辟穀

子房謝病辟穀之事宋司馬氏揚氏論之詳矣夫以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子房忿韓國之亡滅輔高帝以翦強秦痛韓國之再滅佐高帝以誅項籍至此功名已遂忠義已伸其智之明決灼知高帝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也君子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故謝病辟穀從遊赤松不啻如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孰得而羈縻之哉其去韓彭蕭曹志趣遠甚宜綱目

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

高帝初平天下而忌功之心屢見綱目前書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次書更立齊王信為楚王至是偽遊雲夢以執楚王縛信載後車赦為淮陰侯雖人言之謬未有反狀前改封國此赦為侯則高帝猜忌之心益著矣為齊王信者既處危疑之地自宜委棄侯爵肥遯林泉隱身埋名以避兇禍可也夫何履盛滿而不知止必待身罹刑辟喋血禁門始悔不用蒯徹之言嗚呼亦晚矣昔人有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其信之謂哉綱目書此不罹惡高帝之忌功又以譏韓信之不悟也吁

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叔孫通制禮之事司馬公論之詳矣夷考通之所行朝儀大抵皆尊君抑臣多襲秦故而非先王至當不易之正禮夫何高帝遽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則尊君抑臣之意可見矣嗚呼貴賤有等差上下有隆替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名分截然有倫豈特行朝儀而知皇帝之貴哉叔孫通廢儒而不識古道漢高帝不學而罔識大經其為後世作俑之設明矣一代制作豈通之可定邪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焉耳吁

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

美高前至趙國慢罵趙王而其相貫高等勸王弒逆願立噓指出血力沮而止至是帝過東垣貫高等壁入於廁中上欲宿之心動而去則是幾危之也苟非神靈護宗社靈長則高帝其可保哉綱目不曰帝擊者猶為漢祖諱之也嗚呼其旨微矣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此華夷和親之始嗚呼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
國必有夷狄夷狄為患自古有之在乎人君制馭何如
耳俾防秋有法烽埃有警服則懷之以恩叛則懲之以
武不宜與之和親也高帝創業之初兵精食足不能立
威塞外反以示弱國中信劉敬之言結和親之約以帝
女下嫁大戎以天子下親夷狄其降尊失重莫此為甚

漢書卷之十一 漢高帝
矣後世子孫視爲故事可勝惜哉惟我朝
列聖相承防秋嚴謹威惠並行西北振肅如詩所謂薄
伐徽猷至於太原而已直書和親深醜之也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不曰廢趙王敖而曰趙王敖廢有罪之詞也何則貫高
爲相欲謀弒逆敖不能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友隱
忍至此茲既事迹彰聞身遭廢辱則是與聞乎故也是
以有罪例書之嗚呼貫高不勝慢罵之耻欲爲不軌之
謀弗克解君之憂而反貽君之憾雖能暴白王誣絕吮
而死則功不能掩罪矣人臣既懷弒逆非亂賊哉綱目
略而不書其鄙薄之意可見

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高帝私趙王之意楊氏論之詳矣然卒用趙堯之策以
周昌爲趙相者爲昌強直忠義足可托孤寄命故以之
爲相國也夫以當廢嫡立庶之初昌曾直言諫止則他
日豈肯阿諛以立趙王乎厥後呂后召王昌亦不能強
閉不遣卒飲酖而死昌亦無如之何嗚呼高帝昧妻妾
之分亂嫡庶之倫自作厲階貽謀不善其愛趙王適所
以害趙王也死肉未寒妾庶橫歿高帝爭柰何哉必如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漢祖用心
一偏乖亂百出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後世輕亂家法者
戒

詔郡國求遺賢

舉遺逸盛德事也。夫天下之大，必得賢才而輔治之，所以共天位而食天祿耳。禮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漢祖創業，詔求遺賢，其所以貽厥孫謀者善矣。自是子孫舉賢良，舉直言，非漢祖有以啓之乎？我朝列聖相承，首舉遺逸，至今百四十年，遵而弗失，其亦盛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梁王有功於漢，其廢何以有罪？例書按分注。上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則是王有不急其君之心。况聞扈輒之謀，不能執告天子，則不為無罪也。故書法如此，然既有罪，何不書誅？蓋為呂后譖之故耳。嗚呼！梁王社稷之臣，有罪廢徙足矣。夷其三族，不已甚乎？故不書誅而書殺，殺者殺無罪也。怨在梁王，則罪在漢祖矣。其旨微哉。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樊噲開國勲臣，未聞過惡，况前燕王綰反，既命征討，今因人譖遽詔斬噲，高帝何聽德之不聰乎？按分注。人言噲欲以兵誅趙王，帝為震怒，遂令加誅。俾陳平承認殺之，則是又構一冤獄矣。高帝末年，惇謬若此，其視殺勲戚之臣，猶棄敝屣，豈不深可惡哉。書以譏之宜矣。

○孝惠皇帝

太后殺趙王如意

嗚呼。呂雉專輒之漸。自高帝時已不能制。殺韓信。譖彭越。天子無如之何。况惠帝之幼弱乎。雖然。呂雉以戚夫人為人彘。賜趙王如意以酖酒。是乃廢嫡立庶之反報也。高帝愛庶孽。欲生全之。今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已喪。高帝靈爽有知其柰何哉。呂雉於嗣君即位紀元之始。而擅加刑戮。肆然無忌。則他日之稱制自王。固可知矣。故綱目特書太后殺趙王如意。所以著其專輒無君之罪也。

齊王肥來朝

齊王末朝而以帝兄遜之上坐。呂雉大怒。酌酖賜之。則雉殘忍之心益甚焉。苟非惠帝爭飲。呂雉傾泛。則齊王之死。安可逃乎。既而出獻城陽王。乃得歸。斯亦危矣。嗚呼。呂雉以坐席之間。尚忌宗室。况大於此者。其不容心以害人哉。綱目特書來朝。所以志禍亂也。

兩龍見蘭陵井中。隴西地震。夏旱

龍宜隱而見。地宜靜而震。夏宜雨而陽。皆災異之害及民物者也。夫以三王邁德。七曜順軌。今而災異迭見。繼書于冊者。是時惠帝懦弱。太后專權。天變之形宜矣。然而漢之君臣未聞有省己責躬之實。而天之警告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故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漢書卷之十一
漢惠帝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有天下國家者其可忽哉綱目比
書垂戒切矣

除挾書律

挾書之律秦之陋規也漢興至是十有六年而始除之
不亦晚乎高帝征伐海內不事詩書故因而不革甚為
平世之芒刺惠帝嗣位而始除之可謂幹父之蠱者矣
書以予之宜也

冬雷桃李華棗實

時方冬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雷乃收聲草木黃落雷
不宜發而雷乃發焉桃李不宜華而乃華焉棗不宜實
而乃實焉此固陰陽失時草木得以干天地之和也夫
以天之降厲則為災物之反常則為異綱目特謹而書
之于冊者欲使後之人君遇災而懼反身脩德以答天
之譴耳是時漢惠柔仁呂雉竊柄固有以傷國家之和
氣則天地之變異豈不由之而著見哉比而書之其義
自見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是時大行晏駕國嗣未立而呂雉遽使台產將南北軍
則雉私意已見於此而他日稱制自為之機肇矣夫以
禁旅之師天子羽翼而使台產得以將之則威權在手
生殺隨心幾何而不為亂階乎陳平輕信張辟疆之言
諸呂之權由此起則平之誤國為何如哉綱目特揭

漢書卷之十一 漢惠帝 而書之于冊所以罪呂雉之私譏陳平之謬也

○呂太后

除三族罪妖言令

三族罪妖言令秦之遺法也呂雉紛紛制作未盡合禮惟除此令深得時宜故亦書而予之夫呂政不道忠諫者謂之妖言不惟殺身罪及三族是將鉗天下之口而無復忠諫之風矣今呂雉有見於此特命除之豈非少高帝範圍中之萬一哉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太后封齊王第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自劉章之令宿衛則漢室維持有人呂氏翦滅有由矣呂雉封諸呂為王又使之將南北軍其瓜牙雖布於四附陰奪炎祚者也俾無誅殛之人出於其間則漢氏幾乎不血食矣故綱目特書于冊以深喜之

行八銖錢

此行錢之始自是之後代有鑄作而變更不一有行五分有造四銖有行三銖有行半兩有鑄五銖王莽四變東漢五銖不變曹魏三變皆五銖則是五銖之錢為世通用矣行八銖錢豈中制哉書之于冊所以著錢幣之始耳

○太宗孝文皇帝

漢書卷之十一 文帝
除收帑藏相坐律令

罪人不帑。古之禁也。犯法者罪止及身而已。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豈用法無私。惟止其亂乎。文帝即位紀元之初。首除收帑相坐律令。誠仁人之量。王者之心也。直書于冊。以見漢世因襲之弊。至是始除之也。嗚呼。賢矣。此皆綱目之特筆焉耳。

除誹謗妖言法

此秦之制也。文帝既求直言。而此法尚在。則是雖求直言。反罪言者也。漢興因而革。垂三十年。深為治世之累。其矣。文帝渙發宸斷。即命除之。自我作古。不亦宜哉。直書曰除。深予之也。

以張釋之為廷尉

廷尉治獄之官。以釋之為之。則得其人矣。觀其對畜夫犯蹕之事。可謂以直道事君。不屈權勢者矣。守法如此。安肯廢其法哉。故綱目特書于冊。所以錄其賢也。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誼明敏忠直。以任公卿之位。深有補裨。治道柰何。因大臣之短。出為長沙太傅。則文帝亦少知人之明矣。如上書。召河東守李布。欲為御史大夫。因人言使酒難近。而罷歸。此帝仁柔少斷之過耳。用人行政。其可因毀譽而加進退哉。比而書之。其義自見。吁。

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除者不當除也嗚呼錢幣人主之操柄使小民得以專之可乎文帝除盜鑄錢令欲公其利於天下殊不知失經權之道矣當時賈誼之於先曰賈山諫之於後帝皆不聽可勝惜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未央宮東闕災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今未央宮東闕災則未央宮固未嘗災也。春秋新宮災三日哭能謹天戒則雖有其事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綱目書此亦存天戒垂後法也。其旨深哉。

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漢自諸呂擅朝即有外戚亂政之始。今薄昭固太后之弟。文帝之舅。亦臣職耳。殺漢使者罪可逭乎。文帝不忍加誅。迫令自殺。亦可謂仁柔之過矣。然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薄昭有罪自殺。其曰有罪。其曰自殺。又所以譏文帝之不果也。綱目有以斷斯獄矣。

募民徙塞下

募民徙塞下。所以實邊備也。夫匈奴累歲為寇。防秋未得其法。則是和親之說亦設矣。今鼂錯建議而募民徙邊。文帝從之。故有是令。由是邊疆富實。民習戰鬥。敵來則拒之。敵去則守之。亦禦邊制虜之長策也。自是以後。詔民入粟實邊。拜爵免罪。帝始留心於邊事。而塞外之民始可安其職業矣。書以予之宜也。

除肉刑

緹縈一女子耳。猶能激切上書。願贖父刑。則其孝親之心。急親之念。可貫金石。雖奇男子有所不若也。文帝垂愍其志。詔除肉刑。則天下後世。均蒙其惠矣。嗚呼。非緹縈之孝義。不能免其父之刑辟。非文帝之慈仁。不能除已具之法令。書之于冊。交美之也。

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

馮唐因帝思廉頗李牧之為將。而歷薦魏尚之可用。於是文帝特赦其罪。復守雲中。則帝聽言之誠切矣。向微馮唐之薦賢。而魏尚終於作徒。微文帝之聽言。則馮唐終於緘默。是知君有納諫之心。臣有進諫之路。未有君

不納諫而臣敢進諫者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思此具誠。以來臣下之諫哉。直書于冊。嘉悔過耳。

黃龍見成紀

龍為陽物。君之象也。龍宜隱而不宜見。今黃龍見成紀。則是變異而非嘉祥可知矣。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之說。而漢庭大臣無有明其謬者。是皆面欺其主者也。不然。綱目何直書黃龍見成紀。而不言其故乎。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作渭陽五帝廟

作不宜作也。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文帝躬脩玄默。以德化民。海內富庶。幾致刑措。

其盛德足以比隆成康矣。奈何前如雍郊見五帝。此作渭陽五帝廟。於是武昭宣帝效而尤之。溺信虛無。崇飾遊觀。文帝創於前。子孫繼於後。其所由來者漸矣。豈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之謂哉。直書于冊。譏其惑也。

新垣平伏誅

人孰無過。改之為貴。故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今文帝悟新垣平之妄。知往事之失。遂殺匪人。仍廢祠事。過而能改。不亦美哉。然綱目必書伏誅者。所以甚惡左道之亂政。而立法之嚴峻耳。能知乎此。然後可論綱目誅亂討逆之旨。

復與匈奴和親

書復與匈奴和親。則與請和親者異矣。夫漢以脂粉之餌。屢釣單于。然而叛服不常。數為邊患。自三年一書入寇。至六年復請和親。十年書寇狄道。十四年又書入寇。至後二年復與和親。六年冬又寇上郡雲中。則是和親之不足恃。亦明矣。嗚呼。侵邊犯境。犬羊之常也。其可與之歃血要盟。結襦奠鴈而已哉。故直書復與。以深醜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夷君長。卒則書死。此凡例也。春秋四夷雖大。皆稱曰子。所謂夷狄。乃吳楚之類。豈匈奴絕於夷狄者比哉。柰何漢興以來。屢為邊患。雖結和親。終不能免。尤為綱目之所深惡者。故其卒而特書曰死。所以斥而外之。示中

國不臣妾之耳。此書法之深意。讀者不可以為易而忽之。

詔弛利省費以賑民

書大旱蝗始此。時維夏月。旱蝗相繼。民滋病矣。文帝憂民之念。日切於心。既令諸侯無入貢。復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之員。發倉庾之粟。大賚四海。以賑貧民。一舉而救災卹民之事。皆在其中。帝吾無間然矣。夫豈玩安忽危者之可比哉。直書于冊。美自見矣。

○孝景皇帝

減答法

自文帝除肉刑之後。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受

答五百率多致死。其弊甚矣。景帝即位之初。首減答法之典。由是冊不過重。民得全生。仁人之心。其利博哉。故直書曰減。以深予之。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三辰失行。天之不位也。北辰。北極。天之樞紐。而熒惑逆行。以守之。月有常道。錯行至此。歲星逆行。直貫天庭。皆異之大者也。星有常度。月有常道。今而顛倒錯亂。縱橫無常。是必有其應矣。于時景帝初政。朝廷清明。不當致此大異。意者七國作亂。生民塗炭之應歟。是以有天下國家者。尚其消惡於未然。弭變於將然。而不可須臾忽也。吁。

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嗚呼。天地之變異。由人君之一心。吾心之慧孛消。則天之慧孛亦消矣。吾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天之景星慶雲亦出矣。景帝即位。才三閱歲。而災異紛紛。比書于冊。至是又書長星出東方。洛陽東宮災。而漢之君臣未聞有脩德應天之實。則天之譴告。豈徒然而已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此帝女嫁夷狄之始。漢自高帝之世。劉敬勸和親。約始以家人子嫁之。惠帝文帝之時。亦嘗和親。未聞以公主嫁之也。景帝非昏庸之主。反以帝女下嫁單于。則其損威失重。足上首下之義。亦矣。自帝作俑。遂為後世之成規。豈不深可惜哉。故直書以著其失耳。吁。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淮南王殺審食其。而具其官。梁王武殺袁盎。而不具官。豈食其賢於袁盎乎。是必有其殺也。夫盎諫止景帝。不嗣梁王。因而被刺。乃直臣耳。然其不具官者。原其情也。盜以讒言而殺鼂錯。今而見殺。天報昭然。特假手梁王。以償殺錯之罪焉。雖然。景帝姑息梁王。益驕其志。而俾藩國擅殺議臣。則漢法亦疏闊矣。直筆書之。其失自見。詔獄疑者讞之。

疑者猶豫未決之詞。讞者所以平其議也。獄疑而不讞。

則民情之冤抑者必多。今景帝特下明詔，命讞疑獄，則其卹民謹冊之意深矣。其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厥念美哉。故綱目直書于冊，所以深予之也。

匈奴寇鴈門上郡

李廣時為上郡守，以百騎而猝遇匈奴之衆，士卒解體，議欲馳還，而廣令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射殺一將，虜兵夜遁，豈非置之危地而得生乎？夫行兵之法，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以有餘而示之不足，如孫臏之滅竈是也。以不足而示之有餘，如虞詡增竈是也。今廣以少誇衆，以弱示強，其亦善於行兵者歟。綱目略而不書者，蓋不以全功予廣也。

詔治獄者務先寬

景帝天資刻薄，獨於治獄一事務盡其心。如前書讞疑獄，又書減笞法，此書務先寬，則其恤刑重命之意為何如哉？帝之心亦仁且恕矣。一書再書，深予之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亞夫質實有守，漢之純臣。今為子所累，逮繫於獄，獨不念其有社稷之功乎？景帝因賜食索著之嫌，竟無赦原，不食五日，毆血而死。則帝待大臣為少恩矣。詎不深可惜哉！綱目不書周亞夫下獄，而書下周亞夫獄，是以無罪例書之也。怨在亞夫，則責在景帝矣。

○世宗孝武皇帝

置五經博士

五經而置博士。所以崇尚文學也。自秦焚詩書坑學士。五經四書。為世大禁。漢興至是六十餘年。罔有尊崇五經者。至武帝之初。始置五經博士。自後文運稍稍振起。始知聖經賢傳。裨益家國。不啻如布帛菽粟之文。太羹玄酒之味。斯民不可一日而無之者矣。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豈不美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武帝崇尚武功。而內興文學。初令郡國歲舉孝廉。則其敦風化求遺才之意切矣。下書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此固後世貢舉開科之始也。漢世得人之盛。為何如哉。

曰初以凡先世未嘗行至帝而始行之耳。

帝如雍祠五時。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

自文帝郊見五時。武帝遂踵而行之。則其失禮不言可知矣。祠竈賤事。非天子所當預。帝亦親祠。謂之何哉。粵自呂政。始求神仙。卒無一驗。帝殷鑒不遠。循其覆轍。何邪。吾知其此心之發。即私意也。何者。天子乘六龍以御天。居九重而凝命。富貴既極。所覬者長生耳。殊不知天年不可益。神仙不可求也。書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治天下者。其可不致謹於斯夫。綱目比書于冊。所以發千古之一笑耳。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治天下者原人心而定罪。順天理而用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漢自蕭何設律之後。至是而命張湯趙禹重定之。務在深文。用法益刻。則非王者用刑至正之道也。自是代有律法。俱未合理。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首定律令。斟酌損益。務合中和。兼歷代之長而去取之。可謂集小成而為一大成也。至今臣民遵守。罔敢觸禁。用法嚴明。條目詳悉。雖百世以俟。聖人不惑也。猗歟盛哉。茲因折衷至此。敢併及之。

初筭商車

稅民之法。自有常賦。筭及商車。此何意也。武帝虛內事。外忘本。遂未調度。日廣費出。無經。故於常賦之外。復筭商車。則其汲汲漁獵民財。可見矣。是以人君量入為出。節以制度。勿侈靡而耗民之財。勿拮歛而竭民之食。自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損下益上。豈王者仁民之心哉。特書曰。初。深譏之也。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

武帝喜邊功。拓邊地。而置朔方蒼海之郡。其實罷蔽中國。以事無用之地也。公孫弘一言而罷蒼海郡。則庶幾有憂國奉公之心也。帝發十策以難之。謂之何哉。綱目上書弘為御史大夫。下書罷蒼海郡。所以歸功於弘耳。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漢文入粟拜爵贖罪。此固實備。非為急邊功也。是時漢

比歲擊胡。府庫不足。以克費。軍士死者十餘萬。其窘迫極矣。故詔民得以買爵。得以贖罪。則是輕名器。瀆憲章。莫此為甚。武帝但取目前之經費。不顧身後之遠憂。豈不陋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赦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武帝內而崇尚虛無。外而佳兵。勤遠厥志。荒矣。今祠五時。獲一角獸。遂以天瑞紀元。改年元狩。不亦謬乎。當時有司趨順風旨。而有上帝錫麟之諛。至綱目特曰一角獸者。所以道其實耳。天瑞紀元。持書曰。始以見帝崇飾遊觀。稅駕於此。自今以後。不可。豈不深可惜哉。是以人君當始終如一。以保令名。不可進銳而退速也。吁。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二王素有反謀。帝不之察。既賜毋朝。又賜不朝。但能示以姑息。不能革其非心。迨至養成亂階。惡逆彰著。始以符節接洽。不亦危乎。武帝雄才大略。獨於處置親王。尚未盡善。前既驕其志。後復繩以法。其愛之者適所以害之也。然二王未免書以謀反者。蓋尊居南面。享有茅土。不安君臣之分。反起背逆之心。故以謀反罪之。垂戒切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漢書卷之十一
漢武帝
五十四
嗚呼。武帝繼統以來。無歲不以四夷為事。既用兵於東北。復遣使於西南。何也。原其立心。不過欲普天率土。一民一物。無不臣妾之也。此心之發。非私意乎。為人君者。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武帝不務脩德。自滿其志。果何益哉。直書于冊。深醜之也。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昔者聖人作易。幽贊神明。故河出圖而洛出書。今武帝窮奢極欲。海內虛耗。渥洼而得神馬。夫乃亦天瑞乎。曰在不脩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災異。而帝方得馬。次以為歌。厥志陋矣。善乎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黯之忠言及此。武帝默然不悅。豈人君從諫如轉圜之意哉。綱目特揭書之。所以深譏之也。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少翁以左道惑衆。天子信之。拜為將軍。則武帝之失道。固自不言可知矣。今而以牛腹帛書之事。帝庶知其罔遂命殺之。綱目具其官者。所以譏武帝之失。曰伏誅者。所以罪少翁之謬。嗚呼。君子書法如此。其闢異端。息邪說。正人心之意。可見矣。其旨深哉。

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今武帝賢用不

貨府庫空匱特遣一介之使命以治郡國之緡錢則是使人壟斷於海內而民之疲困益甚矣義縱初無過惡特以行幸其泉之宿憾吹毛求疵以殺之耳豈王者殺一不辜而不為之義哉殺者殺無罪也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縱之無罪因以著帝之濫刑也

殺大農令顏異

嗚呼腹誅之法甚非清朝之令典張湯舉以論罪顏異所坐不過反辱遷雁腹誅之辜謂之何哉書之于冊所以深惡武帝剛愎不明之過耳迹是而觀其去秦政何差殊之有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



